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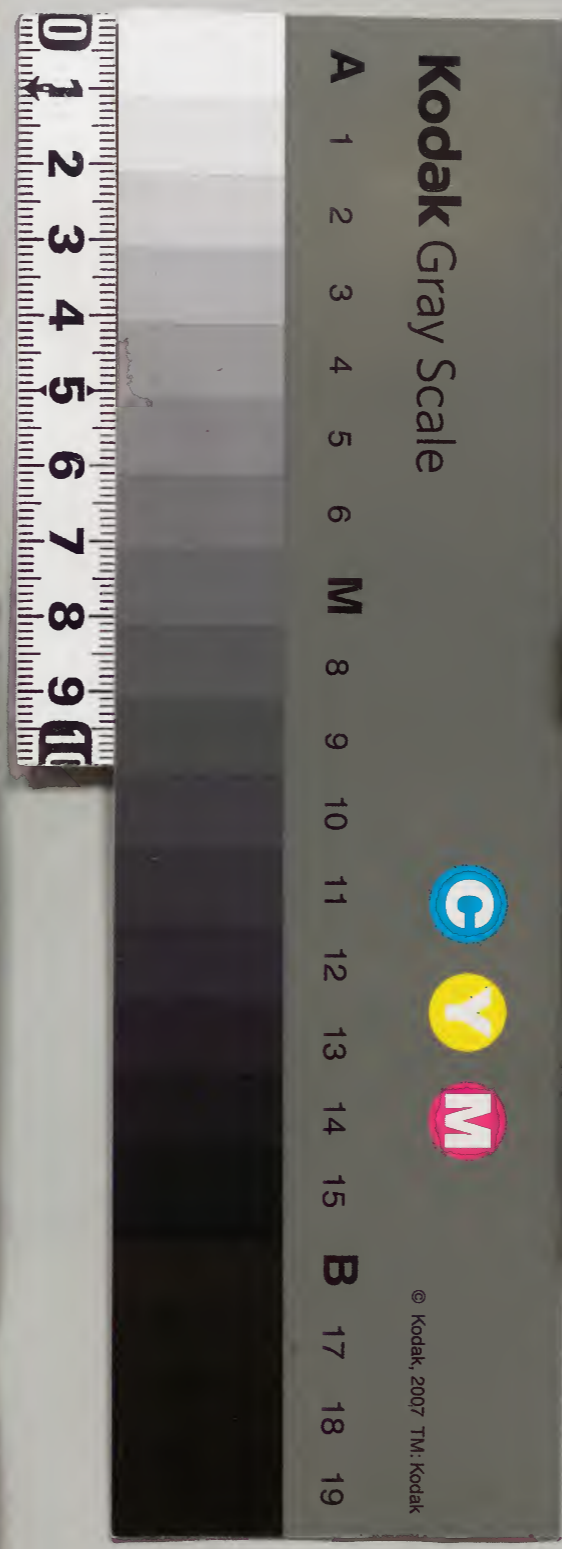
左傳

十三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册	一 號	五 架	別 函
			漢 書 門 類

內 閣 文 庫			
二 函	二 架	五 册	五 號
			漢 書
(三十才)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04
冊 數	15 (13)
函 號	274 13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章文庫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謝取

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稱行

晉執晉人圍郊計子朝也郊周邑闢郊在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明秋七月

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胡子髡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微

天王居于狄泉敬主辟于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

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如鄆二邑皆子朝所得

癸卯郊鄆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如鄆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

王使告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今河陰縣

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立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

武城武城邾邑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

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媯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大叔孫

媯言使人也媯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也在禮卿得會伯子思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為邾孫之介副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之執之叔孫聞

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死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時邾君在賈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諸侯皆得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一子辭不

愬而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更

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三十一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列都也叔孫旦而立

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

他邑別囚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

冠為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

又進冠以與之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魯冠模法

欲行其貨以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留申豐不得更人之與叔孫居於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

之如始至不以道去而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警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警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

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單子已刃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二

敗故周，邶士子朝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

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鄆時之

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南河

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莒子庚與虐而好

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

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與將出聞烏存

執爨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爨爨長丈一苑羊

牧之曰君過之物之亦烏存以為聞可矣何

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公著

子十四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

越攝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子瑕卒楚師燔離子瑕即令尹不也

之重主喪亡故其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

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

左氏傳卷十五

五

胡沈之君幼而狂無常陳大夫鬪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楚攻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

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二國敗諸侯之師乃搆心矣諸侯乖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

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忘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

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

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彪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其存亡者故稱滅太不言戰楚亦陳也陳例

相滅故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

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

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

水也地動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朝

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于居狄泉在王

大字建之母在耶廢大字建故母歸其家

具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具大字諸樊入耶

諸樊具主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具以徵之

徵要其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

父設往復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遠滋楚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

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楚囊瓦為令尹囊瓦

之孫子常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

尹戍曰守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

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

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其

野狎安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具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潰在舊十一年民奔其上上不亡何待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伍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奢懦弱也守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率脩厥德詩大雅無念也率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治其德無亦監乎若教蚩冒至于武文君

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無傳

孟僖子也媯至自晉孟僖子也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

盟世而起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葬

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

以其相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

公之子劉子謂襄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殺億兆

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

人雖少同心也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久戊午王子朝入于鄆緜氏西南有鄆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

經待于門內經叔孫曰余左顧近欲乃殺之

疑ニ伯ヲ來テ殺ス右ノ顧ニ而シ笑シ乃チ止ム叔孫見テ士伯士伯

伯曰寡君以テ為ス盟主之故是以文乎執乎以テ謝邪

不腆敝邑之禮將ヲ致シ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子

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也族所

以テ尊晉媯行人人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涖

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士伯立于乾祭而而

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北晉人乃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衆言子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梓

慎曰將水日將水昭乎日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乎乎過春分陽氣盛盛

將猥也也陽不克其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不

月壬申王早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敬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刑刑

人亦有言曰廢不恤其緯廢寡婦也織者常常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及也今王室實實實

蠢蠢焉各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

惟豐之取詩小雅豐大器餅小器常稟於豐者而所受豐盡則豐為無餘故取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救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出山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

石玉定而獻之不佞獻玉與之東晉善得玉故與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復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踵楚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陽地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遂不鍾離

告敗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其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請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古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鶴來巢此鳥

不在魯界故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來巢非常故書季辛下旬之辛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齊侯

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率齊侯

至野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飲而

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佗卒于曲棘陳留

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十有二月齊侯取郟取

地未同盟而赴以名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大夫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

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久是以有禮唯禮可貴身

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賤久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明白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

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

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

庶姑與公若同生宋元夫宋元夫人平生

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

卿逆季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

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詩大雅言無入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

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孫傳夏會于黃

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

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

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

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

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

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天之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

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

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

其為六畜

馬牛羊雞大豕

五牲

麋鹿麇狼兔

三犧

祭天地宗廟三

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為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

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六采

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

奉五色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

解見二十一年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君臣有尊

甲法地有上下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媾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

流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妻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以類其震懼殺戮

雷震電懼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為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于六氣

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

則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德不逾節哀有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

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

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信宋何

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

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

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士伯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

心出奔傳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也日異我吾

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師已魯大夫日鸚之鵠之

公出辱之言鸚鵡來則公出辱也鸚鵡之羽公在外野

往饋之馬饋遺也鸚鵡踈踈公在乾侯踈踈跳行貌

徵褰與禰褰褱也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禰父喪勞

宋父以驕禰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鸚鵡鸚鵡

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謡有是今鸚鵡來巢

其將及乎將及也秋書再國旱甚也初季公鳥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又公鳥

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

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妙與饗人檀通

秦遘之妻秦遘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日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字弟日展與夜

姑將要余要劫我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字弟公

之與公甫也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

命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

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季氏家相近故雞鬪

介其雞搏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漆播之為介雞郈氏為之金

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官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

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昭作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

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

入其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二十六人臧孫曰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之子且

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

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

命無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謂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

難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

羈莊公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咎受惡不可為也含民數世以求克事

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

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乎如闕闕魯公

居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干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良多取食焉隱約

為之徒者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

茲人將起君衆怒不可蓄也李氏蓄而弗

助李氏不可知也衆治將也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與李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郤孫曰必殺之公

使郤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驪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家

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

帥徒以往陷西北隅而入陷公公徒釋甲執

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猶九蓋或云遂逐之

徒孟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郤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使君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冀謀辭先君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言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并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自谷本不救有司遠謫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

自谷以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

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

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

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代季氏之

命寡人將師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

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若胙君不遺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

為臣誰與之立臣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

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信罪從者無罪繼

從公無通外內繼繼不散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隨君留者逐君皆有

也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罪出奔不必繼繼從公

二三乎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

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昭乎自闕歸見平

乎平乎稽顙曰子若我何昭乎曰人誰不死

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乎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乎言於惛內

曰將安衆而納公昭乎請公徒將殺昭乎伏

諸道伏左師展告公公使昭乎自鑄歸辟伏

平子有異志不欲後冬十月辛酉昭乎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殺左

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

歸輕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太子

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

晉請納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

相之平公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楠柎所

以籍幹者楠柎棺中容於請無及先君欲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若夫宋國之法

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

祗辱言君命必不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為明年深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

據語起本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服不成國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

僕句僕句龜所氏老將如晉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

家故盡對故事及內子與毋弟叔孫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逸問

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郕郕飭假使為賈正焉郕在東平無鹽縣東

南飭假郕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指伏諸桐汝之間桐汝會里名

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僕句

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

復茄人焉遷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核訾人於

皇使熊相祺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郭卷郭也卷城

在二南陽葉縣南子大救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

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

帥賤衆少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鄆陵鄆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

左氏二十五

二十

子居卒夫同盟而冬十月天主入于成周傳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謀也尹召族奔非

乃告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

鄆至是乃發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達

命以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

書至猶在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文為一

下兩所謂匹縛一如瑱與充耳縛卷也急卷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猶家臣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言若能為我行貨

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高齋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下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賤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猶

也怪宋元君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

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下焉下焉知不可若可師有濟也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

侯從之使公字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

之以成邑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也用成已甚

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魯成備

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

戰于炊鼻季氏帥師非公命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楯鮒沈軻

入者三寸

入指瓦也胸車鞅車鞅鞅也矢鏃也 鏃子

射其馬斬鞅殪

殪死也

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

助之

人魯人也駸戾也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

洩叱之

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元子

欲以公戰禦上之

又叱之

子囊復 亦

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

失弓而罵

武子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皙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元

諸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元之

為言不

林雍羞為顏鳴右下

若故下車戰

苑何忌

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

顏鳴去之

其右

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復欲使苑

苑子郝

林雍斷其足蹇而乘於他車以歸

蹇行 顏鳴

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言魯人皆致力於季

四月單如誓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

之師于尸氏劉人劉城之屬王城子朝之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

王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王城人焚劉

于燒劉丙子王宿于楮氏洛陽縣南丁丑王次

于子邑淮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淮

寬守闕塞胥靡滑皆周地晉知欒趙缺帥師納王使女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曰太

子壬弱其毋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

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王言

韋子建聘之是國有外接秦也不可瀆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不立王秦將

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

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

丑在郊郊子朝也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

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

朝不成更逐朝不成更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

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

氏重見尹固召氏重見尹固除忌奔首以叛除忌子朝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

澤次于隄上國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

陽今洛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

我王乎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

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

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斥虐萬民弗忍

居王于彘不忌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

問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宣王有志而後效

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至于幽王天

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攜

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右申姜

生大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

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鄭及西戎伐周戰于

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

東遷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

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

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

王子叔帶襄王弟庶二十一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

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

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事二世共職二世謂

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位謂天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 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 至于靈王生

而有顛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謂先

王何常之有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帥羣不弔之人也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

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慢弃刑法

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

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

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未有

攸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順天法

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

穀救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

王之王不立愛公卿無也古之制也穆后及

天子壽早天即世在二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

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

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辭何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

使禳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

也天道不諂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女于小心翼

翼羽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君無

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蓋

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

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上于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是公 知德不 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三公 其施之

民也厚謂以私 公厚數焉陳氏厚施焉民歸

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小雅義

德要有喜說之心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

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

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中常 士

不濫不失 官不滔滔慢 大夫不收不 公利不 作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

竝有天地則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心 歲歲 謙 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貞而正姑慈而從

自婦聽而婉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

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稟受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齊公至自齊居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

弑稱國以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讒人

近之以取敗亡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公如齊

自鄆公至自齊若于鄆無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在外也在外一邑故書地吳乎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

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公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

楚蒍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

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

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

疆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

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告轉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轉設諸曰

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以老弱言我身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夏四月光伏

甲於掘室而享玉掘地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執羞者坐行

而入坐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

也鉞及進羞者體光偽足疾入于掘室恐難

刺王鉞交於曾交轉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光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

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而

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乎燭庸奔鍾

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郤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鄢將師為右

領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日無及饗內惟諸門左張惟陳甲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秋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帥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熱

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不熱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

焉編管苦也東把也杆葉也國人投之遂弗熟也令尹炮

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宗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

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殺無極張一本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

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善曰季孫

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子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也休公徒之怒休也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屈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援公雖在齊言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宜也宜用事君如

在國書公行告故鞅以為難二字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字以圖魯

無成死之二字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孟懿字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

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又矣怙疑也言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天既禍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

如魯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楚郟楚郟之難國

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沈

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慶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至于今不已左尹郟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二十五年出

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邇道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也

陳幾及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

無愆吳新有君光新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乎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

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

侯請饗之設饗之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二

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巨宴大夫使宰為主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



子愁也十一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
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媒也
子家

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

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立縣晉竟內邑夏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冬葬滕悼公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葬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一个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

逆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竟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于子家所以

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

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救游救游司馬之子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

言害正直者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

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

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

執之祁勝賂首躒首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怒

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怒發語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

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

也女其毋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毋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其毋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子靈王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

死一君一子陳靈公而亡一國陳兩卿矣

孔寧儀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靈公夷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裘也子貉死在宣

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

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變取之變舜典樂之君長生伯

封實有豕心貪淋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

類疾也封大也有窮后翠滅之變是以不祀翠篡夏后者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殷以姐已

周以褒姒三代之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

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

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塗水

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

彌牟為鄆大夫大原 賈辛為祁大夫祁縣 司

馬烏為平陵大夫 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

陽在大原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

晉陽縣南 次 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 孟丙為孟大夫大

縣 孟 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 趙朝為平陽大

夫朝趙勝曾孫 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 謂

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 其四人者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乎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

也受縣而後見言來 魏子謂成鱗鱗晉大夫 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久也遠不忘君遠疏 近不偪同偪同位 居利思

義不苟 在約思純無二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

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王此大國克順克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心能制義曰度其心

德正應和曰莫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君之職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此比方善事經緯

天地曰文經緯相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

上九曰也皆無愆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茂等

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乎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蒺惡醜貌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

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素聞其賢故聞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揚顯子若

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

勇而後舉之言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舉

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求言配命自求

多福忠也詩大雅求長也言能長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

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太宗賂

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寬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

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魏子朝君退而饋入召之夫食比置三

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授陽人

傳言魏氏所以興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

不得見齊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齊侯故夏四月庚子叔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

請卒無傳秋七月又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忠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且

君矣君祇厚焉

言往事齊

公如乾侯

為齊所軍故復

適晉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然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

曰處則勸入為禍行則數而反是夫也其

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平子

每歲賈馬

賈買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乃不歸馬衛侯來

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

塹而死

隋塹死也公將為

之積

為作積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

以帷裹之

禮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

公賜公衎羔裘使獻

龍輔於齊侯

龍輔王各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

穀

陽穀齊邑

公衎公為之生也其母僭出

出舍公

衎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僭出請相與僭告

留公衎母使待已其白公

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又矣乃黜之而以公銜為太子秋龍見于

絳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

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考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

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鬲水名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

能順於天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夏后以夏承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

其國為承韋氏在襄二十四年承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

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全何

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方法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

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則龍至

若泯弃之物乃抵伏泯滅也鬱湮不育鬱湮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生也

姓封為上公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

是奉五官之君長能備其業者死皆配木正

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芒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離其祀犁焉金正曰離其祀該焉水正

曰玄冥水陰而幽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

稱后也其祀自龍焉龍水物也水官弃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祥

矣故龍不生得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

無緣在乾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

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離下乾上

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離上

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乾下

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坤下

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坤上

坤下艮上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

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

如史墨之言則獻子曰杜稷五祀誰氏之五為首是真龍

官也問五官之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人使

重為句芒正該為蓐收正脩及熙為玄冥子

相代為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二祀也窮

少皞之號也四字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
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共土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

故死而此其一祀也后土為社明言為社

稷田正也稷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氏神農自夏以上祀之柱周弃亦為稷

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傳言蔡

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

晉所取陣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鈴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鈴考泥宜

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民是以能尊其貴貴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

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弁禮徵書貴何業之守民不

則上失秦貴賤無序何以テカ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

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費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シ為

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

行實為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

矣余復與之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

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歡意不為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下定

十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

頃公葬速而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

公在軌侯而經不釋執正之禮者所以非竟
公之妾且明過諺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
使若在國然自是鄆入潰叛齊晉甲公子家
忠謀終不能外用外內棄之非復過諺所當掩
塞故每歲書公所在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

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在襄十一年今吾子無貳

何故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

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

共所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六命不

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鄉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

君自而不討其長明底其情也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鄉也少鄉也

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

也不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訛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矣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下公字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由定使監馬尹大

心遊吳公字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遊之於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城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由城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柔服謂不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讎謂二吳周之冑裔也而奔在海濱不

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矣將自

同於先主先主謂大士王季亦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使蘇使夷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林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遠矣我益

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

之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一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防蕪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髮

自刑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怒之使

其適臣從之遂奔楚適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羅敝於道亟

肆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

殺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晉侯使荀躒言公于乾侯將

意如迎公故荀躒來言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

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外不容於齊賈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

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作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

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

不絕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

蓋季孫探言罪已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何夫人謂季孫也言君見季孫已當愛

稱明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

入何敢復知罪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怠于姑歸祭君歸攝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齊公

不待歸傳言君弱不薛伯毅卒同盟故書謂

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秋吳

首際宣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

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各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

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

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回正不為義疚疾病也見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

二十一年豹殺衛侯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

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一人來適魯此

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

也三叛人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

而在位而有各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是顧於見書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惡逆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故忘記事之善署也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

而轉以歌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

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

應故釋日食之入野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

以庚辰定四年十月辰尾龍尾也日月在辰尾周十一月今

之十月日月合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

朝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

故弗克譎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

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

野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始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

公別居乾侯遺人譎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郚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

在乾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

侯掌用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六

不過三十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

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

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朝也。伯父，謂晉侯。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冬十年。

師圍郊，勤戍五年。師圍郊，謂二十一年，晉籍秦，余下

人無日忘之，念諸侯，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

伯父若肆犬憲，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蠶賊遠屏。

晉之力也發賦謂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徵召也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

罷戍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於是

焉在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平

此魏子南面居君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侯衛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

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況敢于位以作

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

數揣高卑日端度厚薄日深仍溝洫日物土方

議遠邇物相也相取上之宜量事期知時幾計

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餘糧知用幾

以令役於諸矣屬役賦付所當書以授帥

帥諸侯帥諸侯而効諸劉子効致韓簡子臨之以為

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十二月公疾編賜

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一

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不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

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五行謂有體有左右謂

各有妃耦謂陪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

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無常以一言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夏商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

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

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其備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乎武子文乎行交武字宿世增其業不

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名爵號

